

# 以人文精神 作為醫學教育的源頭活水

演講 / 黃俊傑 臺灣大學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教育部國家講座：TMAC委員

第二屆慈濟醫學教育日於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廿二日在花蓮慈院舉辦，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黃俊傑受邀在會中，以文史哲學者的身分向全場醫事人員、醫學生分享，如何立定人文精神腳跟讓醫學教育飛揚……



鑽研文史哲的黃俊傑院長到花蓮慈院演講，提供經傳統醫學訓練的醫事人員另一層省思。攝影／袁美懿

今天，我是在場唯一一位非醫界的人士，所以是以一個上醫院、看醫生的病人經驗做基礎，從一個人文學者的角度來進行反省與思考。討論主旨有兩個，第一是分析醫學生畢業以後，他們從事醫療事業的目的、對象與核心價值是什麼；第二是展望未來的醫療事業，我們的醫學教育需要什麼樣的人文精神做為基礎。

## 醫療為利他 拔苦予樂即事業

第一個關鍵字是「事業」。三千年前，《易經·繫辭傳》說：「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能夠聞聲救苦、拔苦予樂的工作，就是事業。

醫療事業最大的特點與核心價值，就在於「利他」的精神。例如標準化病人展現的利他精神，在於教導醫學生以病為師，這就是佛教《大般若經·無雜無異品》提到：「我應堪耐一切有情，長時履踐，猶如道路，亦如橋梁……」以及《華嚴經·七十七卷》：「應發如大地心，以荷負重任無疲倦故。」廿世紀西方聖人史懷哲，也在他非洲行醫記裡記錄了一段話：「我無非是將自己當做一座橋梁，藉以將歐洲人的愛心布施於遠方的病患身上……」。

醫療人員的「利他」更是「利己」的必要條件；因為只有完成了「利他」，「利己」也就在包含其中了。

可是利他行動者會面對各種「心魔」，第一類是以利他做為自己謀取名利的工具，利他成為手段，利己才是真正目的；第二類是讓利他成為自己傲慢的基礎，增長自己的道德優越感，認為因為我行善，所以我比別人更高三等。這樣的心魔，是醫療事業人員常常會碰到的。

## 身心一體為明鏡 勤加拂拭莫染塵

不久前報載某署立醫院前院長說：「醫學教育教我們救人，但是卻沒有教我們面對誘惑。從我們做醫學生以來，所看到、學到的，都是把廠商當成『資源的供應者』，而忘記了廠商應該是『資訊的提供者』。我領悟到，人性隨時都在貪欲之中翻轉。貪的種子在我們的心裡面，只要有一次的誘惑沒有好好處理，小貪就會變成大貪。醫生與廠商的互動，在醫學

義診需花費個人時間精神又沒有金錢收入的付出，激發出醫者的使命與對病人的關心，因而獲得自我滿足與自我轉化。圖為義診現場花蓮慈院復健科梁忠詔醫師蹲下與病人互動。攝影 / 游繡華



教育是一片空白、有待加強……」這一段話令我聯想到佛教的「貪瞋癡」三毒。談到利他精神的興發，首先要來自自我的轉化。因為「惡人讀書，適以濟惡」——壞人讀書，就增加了他將來做壞事情的能力。在大學裡所學的一切學問，特別是醫學院所教的學問，如果沒有以「自我轉化」做為基礎，這些學問都非常危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德國的醫師、包括心理醫師，與納粹合作來刑求猶太人，就是例證。

那麼，利他精神如何興發？如何轉化身心？這是醫學教育最大的挑戰。醫療事業的唯一目的在於「使病人離苦得樂」，公元前第五世紀，古希臘醫者希波克拉底的誓辭裡就已闡明此點，而這誓詞的精神也被中外醫學系學生沿用至今（註一）。因為人是一個「身心綜合體 (chiasma)」，醫療事業的對象是「人」而不是「病」。在源遠流長的中西思想史上，很早就有「身心一體」的論述。十八世紀日本陽明學大師大鹽中齋的《洗心洞劄記》就曾提到，從形體上來看，我們的身體包裹著我們的心；但是從道德觀上來講，人的心包著身體，身體其實是在心裡面；這段話和一九七三年於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兩千多年前漢墓的帛書《五行篇》中的哲學基礎「身和心是不可分割的」相符合。

西方世界從柏拉圖一直到新舊約《聖經》，都有一種「身心二元論」的傾向。直到廿世紀法國哲學家梅洛 - 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對身體有了另一種解釋。他提到：「人的身體不只是生理的身體，而是現象的身體，是身心綜合的，而且是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環境密切互動的。」因而強調人的身體與其存在的周邊環境是不可切割的。

### 同理心轉化執著 興發愛人如己之心

因此，「自我轉化」是東方文化的共識，儒家在社會文化的脈絡裡講「自我轉化」。十四至十五世紀的藏傳佛教大師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廣論》裡說道：「唯自愛執，乃是一切衰損之門，愛執他者，則是一切圓滿之本。」——執著於愛自己是一切衰損的源頭，愛他人則是一切源滿的根本。因此他鼓勵我們「應當發心愛他如自，棄自如他，……」佛教強調「自他換」。《聖經·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第三節亦提到：「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足可見各個偉大宗教的思想傳統莫不主張建立在「互為主體性」的利他精神上，《雜阿含經》云：「如兩束蘆，互倚不倒」。當醫生感覺到自己與病人同樣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就是興發他自我轉化的重要基礎。

### 超然物我愛人無礙 永保熱情救生護心

因此，如何轉化？如何利他？我們必須培養醫護人員具備三種「心」，這是醫學教育最核心的問題。第一種是孟子所講的「不忍人之心」，醫者不忍心看到他人的痛苦，而用醫療專業技能來幫助他們離苦得樂。引用國內某教學醫院急診部主任曾說過的一段話：「我確實很拚，年輕的時候還有救人的熱情，曾經是『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後來發現地獄實在太大，救不完！巡一趟病房，三十秒內要決定病人的生死，『情感』對我來講是奢侈品。現在我對人完全無感，人的心在想什麼，我不知道、不想知道、也不用知道……」由此可知，「不忍人之心」非常容易磨損，那麼，是否有康復之道？

「不忍人之心」的興發的基礎，就是在於前述的「自我轉化」、「愛人如己」。醫病互為主體，「病」做為一個中介平臺，使醫生得到了為病人服務的機會，藉由治病使病人離

苦得樂。經過這樣的調伏之後，我們所培養的醫學生對病人比較容易生成感恩之心。十二年前，李明亮前校長帶我參觀慈濟大學，當時見到用白布包裹的大體老師，令我非常感動、印象深刻。此外，醫師也要對醫院產生感恩之心，因為醫院就像杯子、而醫師就像水，如果杯子破掉了，醫師就會流離失所，這就是醫學教育所需要第二個「觀功念恩之心」。

第三個是「同體大悲之心」，所有的佛教經典都有講到這一點，與儒家主張的「物我一體」互相呼應。北宋《二程遺書》中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但是，「同體大悲之心」的興發，卻常有障礙，這舉例言之，就是生命的不相容性，兔子常常成為老虎的午餐。要破除這種障礙，就是要建立「無限生命觀」。西方哲人柏拉圖相信靈魂不滅；佛教強調生命中的「識」，而不是靈魂，講的是「神識」的輪迴與再生。在佛教看來，生命是一個循環的過程，如同自「無明」至「老死」的十二因緣，這類說法與國外的「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說法是相互呼應的。基督教不講循環，強調的是「死而復活觀」，在《新約·哥林多前書》與《舊約·但以理書》均有提到。

### 萬物謙卑互感恩 醫學核心在人文

醫學教育不應只是一套 SOP（標準作業程序）或 PBL（問題導向學習），大學的醫學院也不該只有一套 KPI（關鍵績效指標），而是需要人文精神的流注。人文精神的清流，是未來臺灣醫學界最重要的精神內涵，它可以揭開「應許之地」（註二）的願景。但是，在到達充滿牛奶與蜂蜜的應許之地前，師生必須培育甚深智慧，深刻認識到萬物形式的「整體」，實際上是由一個個「部分」的本質中形成的。萬物的恆常性，表現在萬物變遷之中；萬物的獨立性，存在於實際的互相依賴性。只有超越形式、直探本質，我們才能真正體悟謙卑、服務、利他的生命本質。讓我們共同勉勵，透過醫療事業而在有限的人生中，創造無限的生命意義。醫學教育的人文精神核心理念，就是「感恩」。（整理 / 沈健民、吳宛霖）





人文精神的清流，是未來臺灣醫學界最重要的內涵，可以揭開「應許之地」的願景。圖為花蓮慈院醫護人員彼此縮小配合無數演練圓滿經藏演繹，呈現一個個「部份」所成就的偉大「整體」。攝影／黃思齊

註一：希波克拉底被譽為西方「醫學之父」，現今許多醫學院均以希波克拉底的誓詞為底修潤為適合當今醫學精神的文字讓學生宣誓。其中「余當專業師如父母；與之同甘苦通有無」、「余必保持行為與學術之聖潔」、「凡入人家，皆為治病，余決不作任何謬妄損害之企圖，尤不冒瀆人身，不論其為自由男女或奴隸。」「醫學處世，凡所見聞有不應宣洩者，余當永守秘密。」等內容皆為現今世界醫學協會〈醫師就職宣言〉的原始藍本。

註二：「應許之地」為《聖經》中神應許猶太人一塊富饒、肥沃的土地，即現在以色列的「迦南美地」，因上帝終年都看顧這片土地，羊群無數，羊奶充足豐沛；花卉多達三千多種，每逢百花齊放，香醇的蜂蜜在強光照射下滴落大地，因此被形容為「流奶與蜜之地」。現常引申為理想與想望的境界。

■ 本文為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廿二日第二屆慈濟醫學教育日演講內容